

潮汕桃粿印的民俗符号特征探究

Research on the Folk Symbols's Characteristics of Chaoshan's Peach Rice Cake Mould

姚婷 Yao Ting

内容摘要:桃粿印是潮汕地区特有的粿品印模,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桃形糕模粿印,其桃形造型独特,寿字纹、几何纹以及辅助花草纹组合模式固定,制作的红桃粿是潮汕时年八节求神拜佛的主要祭品。它与其他造型粿品组合形成丰富的吉祥象征寓意,是潮汕人民在该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下创造的具有集体认同意识的民俗文化符号,也是潮汕文化区别于包括同源文化(闽南文化)在内的其他地区文化的标志之一。

关键词:桃粿印、糕饼模具、粿品、潮汕文化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8.01.020

粿,是一种米制作的食品。早先,中原先民南迁到潮汕地区,按祖籍的习俗,祭祖祭品应当为面食,南方不产小麦,只能用大米、糯米等来做祭品,这就是“粿”的来历。潮汕粿品种类众多,并且大多都与时年八节相对应,比如春节除夕的鼠曲粿、红桃粿,中元节的安仔粿,五谷母节的尖担粿、谷穗粿等,另外还有发粿、无米粿、菜头粿、乒乓粿等,几乎所有的节庆礼仪场合人们都会准备桃粿。许多旅居海外华侨同胞返乡都喜欢品尝这种家乡小食,体会浓浓的乡情。桃粿不仅是一种民俗食品,其背后承载的是海外游子的乡愁记忆。

潮汕桃粿印是制作桃粿的模具,其与闽南龟粿印同源而分化。虽然桃形的糕饼印模很多地区都有,但潮汕桃粿印桃形造型独特(为尖嘴桃形),寿字纹、几何纹以及花草纹组合模式固定,制作的红桃粿是潮汕时年八节求神拜佛的主要祭品。它与其他造型粿品组合,在不同的节庆习俗中具有不同的象征寓意。潮学家黄挺教授认为:“民间文化产生于乡土社会,以民俗形式存在,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不同地区的民间文化,往往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性。”^[1]潮汕桃粿印的由来与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有关。

一、潮汕桃粿印的源起

潮汕依山临海,居于“省尾国脚”,与中原交通不便,少与黄河、长江等文化发达地区交流,反而保留了许多古中原的文化。很多节庆祭祀活动,比如“七月半”中元节、五谷母节(下元节)、冬至节等节日现今在很多地区已经绝迹,但在潮汕依然保留下来。春节除夕的红桃粿,中元节的安仔粿,五谷母节的尖担粿、谷穗粿等,粿品这种民间小食联系着古老的中原祭祀文化,是中原祭祀文化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变化的结果。

中国桃文化历史虽然悠久,然而在儒家文化中以桃作为祭品却少见。宋代陆佃《埤雅》引《孔子家语》说“六果,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是说水果中桃的地位最低,不能用于祭祀。^[2]然而在潮汕地区,桃形粿品却成为仅次于三牲的祭品。这可能也与潮汕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潮汕本土古闽越族文化有关。闽南粤东临海地区多自然灾害,毒虫野兽种类繁多,生产力低下,落后于中原地区,因而其鬼神崇拜特别盛行,封闭的地理环境也孕育了闽越族人独特的文化品格,如蛇崇拜、断发文身、巫风盛行等。^[3]桃蕴含着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原始信仰,有驱鬼辟邪、生育、吉祥、长寿的民俗象征意义,在潮汕祭祀活动中有着独特的地位。

另外,桃粿印上的几何纹样云雷纹、斜线纹、三角纹等可能也与闽越族的蛇崇拜有关。汉代以前,潮州地区是瑶族、黎族和畲族的居住地。三千多年前,他们为东越族的一部分,东越族也以蛇为图腾,因他们靠水以鱼虾蚌蛤为食,认为蛇能保佑他们平安,不受鳄鱼的攻击,甚至在身上文上蛇鳞。图腾崇拜虽然起源于原始氏族时期,但这种信仰和观念意识却较长期地延续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并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陈文华先生在《几何印纹陶与古越族的蛇图腾崇拜——试论几何印纹陶纹饰的起源》中认为,几何纹样云雷纹可能就是蛇盘曲形状的简化,叶脉(斜线)

纹是蛇身上的花纹或蛇脊骨的模拟,而三角纹、水波纹则是模仿蛇爬行动作的简化。潮汕桃粿印上的几何纹样可能是潮汕土著民族古越族文化熏陶下的结果。

潮汕桃粿印在传承中原文化的同时,又体现了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多元文化的熏陶,是中原文化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在历史和经济发展变迁下,与闽越等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的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文化表现体。

二、潮汕桃粿印的符号语义

乡土社会存在着各种民俗事项,都有其内部规定性。民俗符号是民俗文化的表现体,任何民俗符号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民俗表现体和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民俗对象与抽象的民俗含义或概念结合而成。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将符号的表现分为三种形式: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潮汕桃粿印作为地区民俗符号的一种,在这三个方面都有其意义。

1. 图像符号特征

粿品、糕、饼等依靠粿印、糕饼印模制作出精美的纹饰和别致的造型,这些纹饰造型形成了图像符号。不同纹饰造型的桃粿印也成为潮汕地区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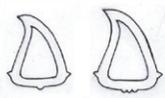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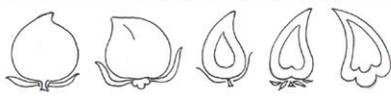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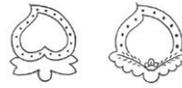
潮汕地区桃粿印与中原江浙、安徽一带桃形饼印形态不同。中原桃形饼印是写实圆润的桃尖形,有单桃形也有双桃形,下面带有四片展开的桃叶。桃形内部纹样组合灵活,有些有福寿两字,有些只有寿字,还有些没有。桃形里的寿字在桃形中央或者一侧,一般为长寿或圆寿等,旁边再辅以连枝桃花、蝙蝠、金钱等吉祥纹样。有些则雕刻人物寿星,纹饰为长寿花、灵芝等吉祥纹样构成“群芳祝寿”,周围纹样为圆点纹等曲线纹或者没有纹样。^[4]而潮汕地区桃印形式则较抽象单一,为单桃形,组合模式固定,寿字纹居中,两侧和寿字上面装饰潮汕

特有的红花仙草,周围纹样为几何纹样(云雷纹、斜线纹、三角纹)等,两片桃叶(又称“边角仔”)紧贴于桃形下侧。

同样是粿,且都是寓意长寿吉祥祈福的祭品,潮汕地区与闽南、台湾地区流行的粿印类型也不同。闽南、台湾地区主要流行龟粿印,而潮汕地区则主要流行桃粿印。这是因为闽南地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海洋文化影响较深,而潮汕地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陆系农耕文化根深蒂固,因而两地粿印种类有差异。^[5]另外闽南与潮汕两地粿印型制也有很大区别。闽南、台湾地区的桃粿印,其桃形及纹样组合模式多变,既有比较写实的桃形也有较抽象的桃形^[6],其轮廓都与潮州桃粿印不同,材质也是陶瓷、金属、木质均有,粿印既有单、双面薄板,更有四面厚板,桃纹内部没有寿字纹。因为闽南桃印一般与龟印放置在一个粿印中,而又以龟印为主,所以寿字纹一般在龟印上。潮汕桃粿印轮廓及纹样组合形式则更为固定、型制单一,大多为单面薄板方型粿印,材质多为木质。潮汕桃粿印纹样组合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也是最主要的组合模式,即在抽象的桃形周围饰以一圈云雷纹、斜线(叶脉)纹、三角纹、水波纹的几何纹饰,形成大桃携小桃的图案,中间衬托着古篆的寿字,寿字纹两侧则饰以红花仙草纹样。红花仙草,是潮汕两大瑞草,红花即石榴花,仙草学名为“菝葜”,又名小槐花、三叶青。红花仙草作为潮汕人心目中的吉祥物,在民俗事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的寿字纹为了适应下宽上窄的三角弧形桃形,变形为梯形。另一种是只取抽象桃形的轮廓,内部则只雕刻一些花草纹样,主要还是桃花纹、石榴花纹等,没有寿字纹。这种桃粿印有些是木质的,还有些是陶质的安仔桃粿印,用于特定的节日如中元节等,没有第一种普遍。(表1)

即使同为潮汕桃粿印,不同的姓氏、宗族、地域所使用的也有差别。汕头澄海陈慈篴故居潮汕民间工艺馆内藏有粿印两百余件。其中桃粿印多漆为红色,寓意吉祥喜庆,或为原木的颜色。但有一件桃粿印,纹样凹陷,内部漆为绿色,周围为红色。还有一件纹样凹陷,内部没有漆色,但周围也涂以红色。另外,桃粿印纹样根据宗族使用地域也有所区别,据馆员介绍,这是不同地域宗族习俗造成的。

潮汕桃粿印形态和纹样组合模式相对固定,看作一种视觉符号,可以有效识别潮汕与其他地区文化,甚至在潮汕地区不同的姓氏宗族之间进

造型 地区	桃形轮廓	桃形环绕纹样
潮汕		
	形态抽象,且形式单一固定	云雷纹、斜线纹、三角纹等几何纹样
闽台		
	形态有写实的,也有较抽象的,形式丰富	一般没有环绕纹样,有些有云雷纹
中原 (安徽、浙江等地)		
	形态较写实,形式较丰富	圆点纹或没有环绕纹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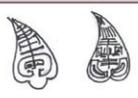
造型 地区	文字 (福、寿、喜)	内部花草纹样
潮汕		
	寿字纹呈梯形,细节有变化	红花仙草组合纹样组合固定,但形式有区别
闽台		
	抽象桃形内部有寿字纹,随轮廓做适合纹样变形	桃花纹样较写实,形式各异
中原 (安徽、浙江等地)		
	长寿、圆寿等寿字纹,形态规则	桃花纹、灵芝、金钱、双钱纹、蝴蝶蝙蝠纹等纹样繁多,组合方式各异

表1

行甄别。

2. 指示符号特征

潮汕民间保留着中原古老的祭祀文化,极其重视时年八节的祭神拜祖。潮汕人称神仙为“老爷”,且“老爷”众多,从佛教的释迦牟尼到达摩祖师,从道教的玄天上帝、天地父母,到关公、妈祖,从三山国王到村头“伯公”和本家庭的“地主爷”,都被供奉为“老爷”。每逢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人们都要祭拜“老爷”。祭祀贡品除了三牲(猪、鸡、鱼),其次就是粿品了。潮汕地区节庆频繁,对应的粿品粿印也种类繁多,花鸟虫鱼、飞禽走兽、神仙……无所不包,但在所有的粿品中以红桃粿适应性最广,是每个节日都必做的。人们看到桃粿印首先想到的就是红桃粿,被问起桃粿印是用来做什么的,回答肯定是“拜

老爷”用的。由于桃粿在祭祀中的频繁应用,其祭祀的指示功能在当地已经深入人心。

潮汕桃粿印纹样造型古朴精美,独特的造型纹饰是其指示功能的前提。汕头澄海前美村的陈楚彬师傅介绍说,桃形与“寿”字图案是潮汕地区桃粿广泛采用的传统图案,制作时首先要在桃粿印的下方雕刻两片“如意叶”,“寿”字两旁还要雕刻荫藤,雕工要细,仅雕刻一条荫藤,前后就要雕刻12刀。桃粿印的每种纹样均有一定的指示功能:“寿”字指示长寿,寿字两旁的荫藤等花草纹指示长久;下方的桃叶又称“如意叶”,指示万事如意。桃形周围的云雷纹等几何纹样围成小桃形,大桃携小桃,起到一定的重复强调作用,也衬托了主题纹饰。陈楚彬制作粿印已经有四十多年了,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意增多,他的



1-5. 潮汕桃粿印

产品也有所创新。现在的粿印器型更多样,除传统的方型外还出现了酒瓶型等,用刀线条更圆润规则,有些还利用机器打磨。桃粿印纹样也有所变化,比如用两片如意叶代替了原来桃粿底座的云雷纹,但红桃粿的纹样组合还是没有太多变化。桃粿印的纹样造型以及固定的组合形式,最具有识别性。桃粿以其独特的造型语言已成为潮汕人心中祭祀酬神、民俗礼仪的指示符号。

3. 象征符号特征

潮人拜神供品多少不限,但红桃粿必不可少,婚丧嫁娶、求神拜佛,在潮汕地区所有的民俗琐事都不会缺少红桃粿。在不同的场合,潮汕桃粿都有着重要的象征寓意。红桃粿的红色为潮人的吉祥色,象征着生活红红火火,有驱邪纳吉之意;桃形粿面印有“寿”字,有长寿吉祥之意;桃粿的形状接近圆形,在摆放上也常环绕围成圆形,有喜庆团圆之意。潮汕祭祀用的桃粿必须为红色,另外有一种桃粿白饭桃则是拿来食用的。潮汕红桃粿还蕴含着生殖的含义。在汕头澄海东里正月的祭祀活动中,红桃粿常同面头粿成对出现。面头粿外形似女性乳房,读音也与“奶头”谐音,新人们若是供奉面头粿,就是祈求生儿育女的,因“乳房”寓意着强大的生育能力,能哺育子女茁壮成长。潮汕人只要吃红桃粿,家里人就会半开玩笑说:“先吃尖尖的、钩状的桃粿头,以后生男孩;先吃后面三角座的部位,以后就生女孩。”^[7]在潮汕洪阳镇的宝镜院村,有生子孙的人家,要做特大的红桃粿,粿品比粿印还大,寓意小孩厚重大个。红桃粿在祭祀、送礼时都有严格的数目规定,一般为双数,两、四、六、八,寓意好事成双,而其他粿品则没有这个规定。可见潮汕红桃粿包含了辟邪、长寿、喜庆、生殖等象征寓意。

另外,红桃粿也常与其他粿品组合出现在民俗事务中。比如祝寿时,红桃粿会与菊花、龟、佛手、蝙蝠等纹样的粿品一起准备。在潮汕,佛手、蝙蝠与“福”谐音,象征福寿延年的寓意。小孩

出花园(潮州成人礼)、婚庆、生子等场合,红桃粿与石榴粿一起,或者将石榴花印在桃形粿印中进行拜祭。石榴在潮汕民俗中被称为“红花”,潮汕人订婚、送聘所带礼物,不论轻重,都必须有一对红花。红花在婚嫁、丧葬、“出花园”、治疗小孩受惊夜啼等民俗事务中大量应用,盖因“红花是皇帝,红花辟邪气”。桃粿与石榴、石榴花的组合有驱邪消灾、多子多福等多重含义。此外,人们乔迁新居,红桃粿与酵(发)粿常一起准备。桃形或梅花形的酵粿蒸过之后松发,粿面会凸起裂开,状若花朵,潮汕人称之为“笑”,寓意兴发吉庆、笑口常开。春节、元宵桃粿则与圆形的红印粿、鲤鱼形的鲤鱼粿等组合,象征喜庆团圆、年年有余。新年、清明期间,鼠曲粿也是常见粿品。鼠曲粿与红桃粿都为桃形,只是粿皮被鼠曲草染成绿色。“鼠曲草”药名叫“白头翁”,有调和胃气、清热祛湿、退肠火等作用,以此祭神拜祖,具有祛病强身、吉祥喜庆的双重寓意。

潮汕桃粿的象征寓意与当地民俗民风紧密相连。从符号学的观念来看,象征性符号的含义是人们将自己的主观意志附着在具体的事物上,通过线条、色彩、图案、文字来表达某种无法用言语、行为表达的模糊意味和情感。为了构架信仰,人们发明了成套的符号和象征物,并将其不断发展、丰富,使之成为信仰的一部分。符号可以构成视觉、听觉语言的一部分,而象征则是用符号来表达某种思想——是对普遍真理更为深刻的记录。^[8]

三、潮汕桃粿印符号语义转换

潮汕桃粿印作为观赏性与功能性兼具的器物,产品语义是其作为视觉形象的纹样造型“能指”与其指示物祭品“所指”之间的关系,背后则反映出人脑中具有更深含义的意象。

潮汕桃粿,其名称“红桃粿”或“红粿桃”,是地域语言的创造性运用,暗含其是用米制作的桃形果品,是语言符号对桃粿造型的解码。桃粿

独特的造型、寿字纹、几何纹形成固定组合样式与其他地区桃形糕饼粿印相区别,成为潮汕地区独特的图像识别符号。桃粿造型被广泛运用于潮汕各种祭祀礼仪场合,成为祭祀酬神、民俗礼仪的指示符号。人们将主观意志附着在桃粿上,通过桃粿的名称、纹样造型、文字,赋予了桃粿在民俗礼仪场合具有的长寿、生殖、辟邪、喜庆等多种吉祥寓意。人们还在用桃粿祭祀神明后自己享用或者赠送亲朋好友,而且在食用这些祭拜“老爷”后具有象征意义的桃粿时,人们也从心理上获得神明赐福的象征意象。它记录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唤起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情感交流,是传递情感的纽带;同时表达人们最本真的诉求,即对神灵先祖庇佑的祈盼、对亲人好友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潮汕桃粿印源自中原文化和闽越族等山海文化的融和,是中原古老农耕文化的遗存,也是潮汕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文化、包括同源文化(闽南文化)的标志之一。在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下,当地的地域性民俗文化造就了潮汕桃粿印的造型特征、祭祀功能,以及多重吉祥寓意,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潮汕人民的乡愁记忆。苏珊·朗格说:“艺术符号是情感的形式,使我们的情感赋有审美形式,它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知觉的东西。”潮汕桃粿印是情感的审美形式,也是一种凝聚人心、鼓舞人心的地域性文化民俗符号。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潮州市委宣传部“潮州市文化研究资金”项目“潮汕地区粿印艺术在潮汕潮文化中的现代化应用”阶段性成果。

注释:

- [1] 黄挺:《潮商文化》[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第39页。
- [2] 张鲁原:《中国古谚语大辞典》[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第161页。
- [3] 晃成林:《宋前文人入闽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第18页。
- [4] 张觉民、仲美文:《中国民间工艺全集——民间糕模》[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第45页。
- [5] 姚婷:《论潮汕粿印与闽南粿印的差异》[J],《装饰》,2013年第2期,第96-97页。
- [6] 简荣聪:《台湾粿印艺术——台湾民间糕糖塔印模文化艺术之研究》[M],台北:汉光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第11页。
- [7] 杨育挺:《解读红桃粿的文化内涵》[N],《汕头日报》,2014年10月2日第7版。
- [8] [英]布鲁斯·米特福德等:《符号与象征》[M],周继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第6页。

姚婷 韩山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